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百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

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

御覽八百二
晉中興書曰

姚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略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勛等講論經籍不以兵

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萋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
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
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
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
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
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眾伐
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
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
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

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此事已見苻登載記當云苻登奔平涼

率其餘眾入馬毛

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

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眾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曰封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竝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

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
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
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
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
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眾降以
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微乳爲尙書強
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眾三萬圍上邽通鑑晉紀碩
作權干成碩
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
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旣爲慕
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

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旣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旣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

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

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

三交城詳赫連勃勃載記注

趣金城

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
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
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
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
眾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洺氏男姚買得欲
因興葬母地氏殺興

十六國疆域志曰後秦并州既移鎮蒲坂其太原上黨等郡則屬後

燕洺氏屬上黨郡疑買得亦遙封也

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

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

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眾寇湖城晉弘農太

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

十六國疆域志曰華山郡蓋東晉時

分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

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塘崇攻之不剋乃陷柏谷徙流人

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

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

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

山以叛

方輿攬勝曰方山在武都郡東西四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日方山原在隴州西南二百

里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

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
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涖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
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
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
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御覽六百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
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
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
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尙尙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
正參管機密詵風韵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

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藉之爲人

案藉爲籍之誤

居母喪彈琴

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

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

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

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

魏書姚萇傳曰興去皇帝之號降稱

天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

趙昱公

元作公

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

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

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江吳告成

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

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

處之哉乃遣男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

諸史攷異十日

魏書崔光傳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鴻經緯既廣多有違謬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顯焄案姚興傳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晉沙門法顯傳法顯以宏始二年歲在己亥至天竺天興元年戊戌二年己亥則亦以宏始改元在天興元年惟梁高僧傳鳩摩羅什以僞秦宏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

賜孤獨鰥寡粟

熙五年此以宏始改元在天興元年

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

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

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

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

晉書

校文五曰殿本攷證云華安帝紀作禮今按下文尚有兼司徒韋華右僕射韋華語則恐帝紀反誤攷張忠傳及前秦載記苻堅時有黃門郎韋華當卽其人蓋秦譙沒歸姚氏耳韋華韋華韋華刊刊勝勝劉劉劉劉郡夏侯軌始平龐朓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禮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

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眾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

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以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十六國疆域志曰河州凡統郡四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可考者四隴西金城武始南安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

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運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

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榦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督姚良國率關中

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

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

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尙書

令姚晃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爲令錄十餘年無疵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

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

事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眾

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眾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

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立盛據敦

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碩

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眾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傳檀

蒙遜李嵩等各修表奉獻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

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

魏書姚萇傳曰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

六十餘日壁中衆少失井乃陷之元和郡縣圖志十二

日後秦王姚興遣弟義陽公平字子奇與征虜將軍狄

伯支等步騎四萬伐魏攻平陽陷之讀史方輿紀要四

十一曰乾壁城在襄陵縣東南亦曰柴壁城在平陽府西

志曰乾壁非一地方輿紀要又曰柴壁城在平陽府西

南六十里汾水上舊爲戍守處胡氏曰柴壁在汾東天

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今太平縣魏軍大至攻平

子奇壘與此接界或以爲卽柴壁云

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魏書姚萇傳曰太

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爲南北

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三萬餘人渡蒙坑南四

十里逆擊興與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時碩

興衆怖擾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時碩

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

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
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
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魏書姚萇傳曰於是平根盡窘急夜
率眾將突西南而出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
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塞水口平引不
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
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十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水
鉤捕無得免者平眾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與尙書
右僕射狄伯支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建
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四
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日觀其窮力不能
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元和郡縣圖志十二
日子奇壘在太平縣東三十里今按此壘西臨汾水壘
側尙有柴村子奇投汾水卽此處也案載記上文唐方
卽唐小方姚良國卽姚梁國立節雷星卽建忠將軍雷
星下文康宦卽唐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
官均足傳寫之謫

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

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魏書姚萇傳曰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闕于與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

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闕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

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宣朔將軍劉壽冠軍

求之不得

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立懼而奔興興

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立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

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立藉世資

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

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

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

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
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
效改授假節益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
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謚愔璞質達裕國兒皆爲公遣其
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
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
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眾二萬西屯金
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爲
儁檀弟文真所圍眾潰執松念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
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

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
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尙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
要京兆杜挺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後秦錄挺作延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
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後秦錄雲作靈作德
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
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
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
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
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僊檀之逼表請內
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

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尙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竝遣使貢款桓立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立不推計麻暹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宜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

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
成姚壽都等率眾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
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
逆擊擒之盡俘其眾楊壽等懼率眾請降碩德還師晉
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
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宏明集十一高僧傳六均引姚興致鳩摩羅什
僧碧書廣宏明集二十一引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
姚興通三世論諮鳩摩羅什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
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高僧傳六曰僧若姓傳氏北地
潯陽人秦潯陽之潯晉河間郎中遐之元子爲弘覺法師
弟子後游青司樊河之間姚萇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

重興下書曰僧若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爲國內
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卽爲悅眾法欽慧斌共掌僧
錄給車輿吏力若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
有厚給又日遠公有弟子曇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
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又卷七日道恒藍田人游刃佛
理多所通達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關卽往修造
什大嘉之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
恒相次僧叡魏郡長樂人少樂出家依投僧賢法師爲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競游歷名邦處處講說知音之
士負表成羣僞司徒公姚嵩深相禮貴姚興問嵩叡公
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勅見之公卿皆集興大賞
悅勅給俸卹吏力人輿什所翻經叡並參正又日僧肇
京兆人志好玄微每以老莊爲心要因此出家學善方
等兼通三藏名振關輔時京兆宿儒及關外英彥莫不
挹其鋒辯負氣摧卹後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
賞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僧叡等入道
遙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外雜先舊所解
時有乖謬及見什諮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
著般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呈什什讀之稱善晉書校
文五日僧遷僧叡僧肇曇順俱見梁沙門慧皎高僧傳

而僧略道坦道樹無其名攷鳩摩羅什傳之臨高僧傳言
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徽僧肇等
入百人諮受什旨云云乃知僧略道樹道坦實僧碧道
標道恒之謗皆形近致謗也僧碧為姚興國內僧主高
僧傳中有專傳標與恒同什譯經亦具更出大品羅什
道恒傳中均可互證載記字形之誤

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

義

高僧傳六曰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快莫不欣贊

續出諸經并諸論三

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

元無道字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

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

十六國疆域志曰常安有永貴里載記云興起

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宮而長安志云永貴里
有波若臺注起造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居中作須
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林草精沙門坐禪者
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聞皆以為稀奇

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晉宋二志俱不言有舞陰郡當是姚興所立此四郡爲實土餘皆僞郡也姚碩

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敘俱陷城固

地理志作成固

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二千餘家於關中興

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曆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

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
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
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於秦州
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
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
尙還長安十六國疆域志曰涼州凡統郡可考者八涼
西平武威武興張掖昌松番禾敦煌高昌涼
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尙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
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
化忽違天人心以華士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

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尙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柰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肝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尙又遣使喻僣檀會僣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人僣檀懼脅遣王尙遂入姑臧尙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

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
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
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鶚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
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
尙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
勞逸豐約與眾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
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
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
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
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
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
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
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
毛嫠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
眾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
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
則功重言取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尙之奉
國慙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

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
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旣沾投
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蘭
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
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
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
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
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敵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尙之罪以爲尙書

晉書附注卷百十七

晉書斟注卷百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周家祿校勘記
曰下脫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

別駕呂營

通鑑晉紀
作呂瑩

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

楊盛盛遣軍臨澁口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東逕白馬戍
南澁水入焉注云澁水北發武都

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沔謂
之澁口有澁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本名白馬城
又謂之澁口城嶺史方輿紀要五十六曰澁羌州陽平
關城西帶澁水南而沔川城側二水之交亦曰澁口

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

東晉疆域志曰沔陽有武興城水經注稱郡國縣道

記劉蜀置武興督于漢中沔陽縣元和郡縣圖志云先主以地當衝要置武興督守此築城甚固周圍五百許

步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

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

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

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眾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

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

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

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

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

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

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

周家

祿校勘記曰當作姚斂成下同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僊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曰

僊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立盛使自相攻擊

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

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

勃勃僊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

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

昌松長驅至姑臧僊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

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

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眾而還傳檀

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

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又作斂曼

高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

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

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于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

州刺史王敏率眾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

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

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

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間沖謀逆以其弟中
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沖凶險
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
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
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
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
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
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
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
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竄鎮

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眾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尙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

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
道福率眾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
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
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
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眾救之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逕平魯城南注云

城魯宗之所築也故城得厥名矣

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

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
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
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
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

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
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
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王滿
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
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
等御覽一百八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旦而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位二等
乞伏乾歸以眾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
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
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
涼纂眾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

勃勃載記作羅

提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

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

十六國疆域志曰西郡有湟山

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九日

清水縣西有白石城及白崖堡

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

州勃勃又收其眾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

而還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八日壽渠川在鎮原縣北初胡氏曰壽渠川在安定西北安定今涇州也

初

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聞人之親戚興

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

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

以弼爲尙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

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傳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陵爲太尉

領隴西內史綬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
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
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
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
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七曰大蘇堡在中部縣南姚秦時戍守處也勃勃要之眾散爲勃勃所

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
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
興曰劉裕敢懷姦計屯聚苟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
以散其眾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

其在子孫乎召其尙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
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
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
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
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
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
廿二史劄記曰此於興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
有何關係而拉雜及之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
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
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

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侵

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

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

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

十六國疆域志曰南安郡有羊頭陝案嵩爲興弟廣宏明

集二十一引姚興與弟安成侯嵩述佛義書答嵩難述佛義書

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

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

隴口

十六國疆域志曰清水有隴口

天水太守王松念言于嵩曰先皇

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

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

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

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眾與琨相持伯壽畏
慙弗進琨眾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
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
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
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
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
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
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眾旅旣多遇賊必敗今
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
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

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弋大司馬姚崇
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
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
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
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
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
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
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
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
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

收亭地送之殺其眾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
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
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
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
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
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
平公弼姦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
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
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
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

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滅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亡身之

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
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
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眾將赴長安鎮東豫
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誥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
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
旬柰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
四海

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作諸子交惡含恥朝顏愧于四海

卿等各陳

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
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
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閼之禍全天性之恩

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尙書令以將軍公就第魏書姚萇傳曰興復以弼爲中還鎮懿恢及弟謚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

姚洸姚宣姚謐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
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
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
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
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
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
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
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
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
禍有歲傾詔羣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

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
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
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
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
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
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
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
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
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

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
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會休倦未見儒
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與曰自古霸王之起
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
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
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
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
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
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
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

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斂曼崑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宣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宣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眾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興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

于龍尾堡大破之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五曰龍尾坡擒在岐山縣東二十里舊有龍尾堡

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

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眾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詒議堂密

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荅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姦臣

在側廣平公每希覲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
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
禮以寔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
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尙書姚
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
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
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杖義之理匪
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
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尙書
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

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案魏書姚和都傳作其黨姚武伯武伯蓋和都之字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眾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

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
時年五十一御覽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後秦錄
日安帝紀誤以興死在義熙十一年
二月丁未不足據歸魏敏之職
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秦二主塚在高陵縣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裴景仁素
腰帶十圍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
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

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于東井緯知
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
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
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
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
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
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裴景仁秦書作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所
爲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
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
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

以爲不可莢不從緯屢眾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莢聞而
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
不正耳莢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
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
臣莢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莢曰
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
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莢默然乃出鏗爲北
地太守莢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
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尙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
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

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
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滂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
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
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
謂未負昔言輿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
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
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
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
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輿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晉書斟注卷百十八